

世界刺繡之最 盡在鳳甲美術館

「收藏中國百年刺繡史」的

邱再興學長

文／攝影·彭淑靜 圖·鳳甲美術館

「當我站在鳳甲美術館恆溫恆濕的收藏庫裡，面對如二戰電影場面裡地下避彈室似的神祕鋼架一排排搖過來，審視其中排滿的繡品；當我非常驚訝地發現這四百多件刺繡品、絕作和國家級珍品時；當我得知，邱再興文化基金會、鳳甲美術館董事長邱再興和夫人張麗華女士，斥資數千萬，連續十數年堅持收藏這些刺繡品，其中最貴的一件高達上百萬人民幣時，我有一種其狀莫名的激動和暈眩。

這要怎樣的心力和眼光，堅韌和執著。

這是中國刺繡之幸。」

大陸刺繡專家李湘樹先生參訪過鳳甲美術館的刺繡收藏後，寫下這篇動人的感言。這段感言還有下文，也是李先生的肺腑之言。礙於篇幅，我們只節錄此段。

身處交大校友會，「邱再興」三字對我而言如雷貫耳：他是開創台灣半導體的元老，當年許多知名電子公司他接參與創辦；他在快到五十歲的年紀為朋友作保，失去所有的財富；他於東歐東山再起，親眼目睹「東歐人的生活是困苦的，精神生活卻是富足的。」因而創辦邱再興文教基金會，積極投入藝術的推廣。

但是，當親眼目睹邱再興學長用心血珍藏的藝術作品，看到李湘樹先生用這樣的文字形容邱再興，任誰心中都有更多的悸動，「邱再興」不再單純只是一位傑出與愛好藝術的校友，而是，他對藝術品收藏的那股傻勁，堅持



▲ 邱再興學長接受 IC 之音專訪

與執著，是一種看不見的偉大力量，令人感動莫名。

九月的秋日午后，邱再興學長應 IC 之音廣播電台的邀請來到新竹，我們相約在 IC 之音樓下的「閱讀」咖啡館，順道「閱讀」邱學長如何開啓收藏這部中國百年刺繡史。（以下以第一人稱撰述。）

驚艷

收藏刺繡，對我來說，純屬偶然。1988 年我正在積極收藏繪畫作品，我的一位朋友代理中國四大名繡（蘇繡、湘繡、蜀繡、粵繡）在台銷售。刺繡比較貴，很不好賣，他希望我去他店裡看看。我的觀念裡一直以爲刺繡是老祖母的女紅作

品，我跟他說我對工藝品沒有興趣，但他不死心，一直坐在辦公室纏著我，弄得我沒辦法，只好跟著他去看看。（笑）

沒想到一到他店裡，我都看呆了，怎麼我原以爲是老祖母的工藝品，變得如此美麗。部分作品不僅是展示其高超技術，在藝術性的處理上，也是令人嘆爲觀止。後來我帶了一幅油畫的刺繡回去給我太太看，她最初以爲我只是又買了一幅油畫，我要她仔細瞧，她才發現是刺繡，也是驚爲天人。於是當天，我和我太太一同再度拜訪朋友的繡莊，看完之後，當下就決定把刺繡放在我們的收藏項目中。

那時候我們決定先買一件，我的朋友要價六百萬，廿年前在台灣這是很高的價格，當時台灣的藝術品價格不是很高，如果是油畫，這個價格可以買到李石樵很好的作品。因爲喜歡，就談了一個價錢買下來，後來陸陸續續又買了幾件。

刺繡的全盛時代

1990年，恰好天安門事件後不久，我這位朋友表示，我已經收藏這麼多刺繡作品，他要帶我去刺繡的故鄉看看。於是，他帶我去蘇州和長沙拜訪兩地刺繡美術館和刺繡研究所，我們主要是想從刺繡實際操作中更進一步了解刺繡，因此也前去拜訪蘇州和長沙主要的刺繡製作工廠。

那時候，大陸的刺繡剛好面臨一個大轉變，以前都是政府在養，所以，這些工藝師可以慢慢做。刺繡和繪畫不同，繪畫只要靈感一來，很快就完成，刺繡卻要經年累月，一幅作品要花上兩三年的時間。這些工藝師雖然薪資不高，但是他們的作品如果可以進入刺繡博物館，或刺繡研究所，那是很高的榮譽，因此他們都很用心與專心。只是，1990年以後，政府不再出資培植這些工藝師，要他們自給自足，於是，當有了經濟壓力之後，作品就不再精細，而是要以能餬口為主。因此可以這麼說，刺繡最好的年代就是從1950年到1990年。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刺繡的全盛時代在這四十年間？我認為有三大主因。一是科技的進步。以前的針都是骨頭、石頭去磨的針，尺寸有限，無法做很精細的



繡工；現在已經從德國進口鋼針，再細的針都有，作品因此可以很精緻。例如科技的進步，讓「雙面繡」這樣傑出的技藝在此時出現。

說到雙面繡，這個幾乎已達人類極致境界的藝術技法，得好好介紹一番。雙面繡全稱為「雙面全異繡」，是刺繡工藝在雙面繡基礎上的新發展。它在同一繡料上，正反兩面繡出構圖、色彩、針法均不相同的物象，從而形成不同意境。雙面繡的工藝特點極其複雜。

我們館藏最動人的雙面繡作品之一〈西施〉，一面是表現出絕代美人西施「越溪浣紗」的清純秀美，另一面則是腥紅繁複宮廷裝飾的畫面裡，顰蹙娥眉的西施，眉宇間的那一絲哀怨。設計者為黃淬鋒，刺繡者為饒碧友。刺繡者以超乎尋常的心智和藝術感悟能力，在繡布上頭一點一滴一絲一縷進行卓絕的藝術創作。這裡頭還有段小插曲，1982年，湖南省湘繡研究所的另一位策繡者彭劍淳在加拿大多倫多進行雙面全異繡表演時，來自美國波士頓的美國畫家傑克·史密斯整整看了兩個小時，然後發出由衷的讚嘆：「我怎麼也想像不出人類還能創造出這樣魔術般的藝術！」由此可見雙面全異繡的藝術境界。



其次是染色技術的進步，以前染色技術較差，一種顏色只能有十種色階，現在可以到達一百階，於是，作品變得非常生動。我也順便介紹我們館藏的很有名氣的湘繡虎〈虎頭〉，它也是用雙面繡法完成。這幅畫名譽海外，獨特之處在它的「鬚（音朋）毛針」法。以前的平面繡法，繡出來的老虎被戲稱為「橡皮老虎」，不夠生動逼真。但是，幾代湘繡藝人在針法上的不斷試練與摸索，最後由余振輝集其大成而成就「鬚毛針」。這種針法在2001年被列為湖南

亟待搶救的十大傳統工藝之首。

這種針法是在摻針繡法的基礎上，嘗試變換施針方法，使針聚散狀地撐開，撐開的一頭用線粗一點、疏一點，另一頭則密一點、細一點，把線藏起來。這樣的作法，就使人感覺到這種線像真毛一樣，一頭似乎長進了肉裡，一頭卻翹了起來。當然，還加上其他種種針法：回游針、平遊針、花遊針、齊毛針…等數十種針法，參差穿插，靈活運用。

這幅畫的虎毛非常光澤，色彩非常豐富。老虎最傳神的地方在於牠的眼睛。繡畫裡的老虎活不活，眼睛是關鍵所在。爲了表現虎眼水晶球體的澄明透亮，余先生嘗試採用一種「旋遊針」法，適當地運用絲線的光澤反射，使虎眼炯炯發光。光是這一隻小小的眼睛，往往用杏黃、秋黃、麻黃、黃灰、墨綠、深藍、棕、黑、白、紅等十多種彩線，而其中每種彩線的色階加起來，又將近 25 種之多。可見染色進步對於繡畫之重要。

珍藏百年刺繡史的使命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是刺繡者無經濟之憂地專心投入這個技藝當中，就如同我前面解釋的這四十年間都刺繡者都是由政府供養，一直到 1990 年才有所轉變。

1990 年我先去蘇州，參觀了蘇州刺繡研究所、刺繡總廠和蘇州刺繡博物館。其間，我對他們珍藏的作品極爲震撼、極爲感動。後來和當時博物館詳談之後，才知道因爲政府政策改變，他們需要變賣多年的珍藏以籌募資金。我聽了後，大感訝異，也覺得這些作品在市場上銷售，必定分散到世界各地，特別當時拜訪蘇州的日本遊客最多，一定是被日本人買去。爲了不希望這批多年技術心血的結晶四散各地，經過一夜長考，我決定買下這批作品。當時我透過各種關係，想盡辦法籌了一筆人民幣，終於買下。

後來我又到湖南湘繡研究所（現在改爲湖南湘繡博物館），也在同樣的情況下買下他們多年的精品。這批作品不僅成爲本館最主要的收藏品，當時大概買了七十幾件，這激起我繼續收藏、保管刺繡作品的決心。

有件趣事可以說一說，現在的湖南湘繡博物館最好的作品都被我收購了，只留下一件，這件我當初不敢買，因爲繡的是毛澤東。（笑）那時候這件作品是不能帶進台灣的，不過這件作品繡得非常精緻。現在雖然可以帶，



▲ 邱再興學長攝於IC之音

他們也不賣了，是他們的鎮館之寶。

我覺得我買這些作品都是因緣際會，好像它們是跟定我了。（笑）後來以這批藏品為基礎，十多年來在我朋友的協助下，又繼續收藏不少刺繡精品，目前館藏已有四百多件，為了保存這批嬌客，我們特地設立一間恆溫恆濕室，希望在我手中期間，我能

盡到保護的責任，文化藝術品是屬於所有人的，這些前人心血的結晶現在暫時屬於我，在屬於我的時間，好好保存它們就是我的責任。

後記

1990年邱再興學長東山再起之後，以三百萬台幣的資金在東歐創業，獲得相當豐厚的利潤凱旋歸國。當時，他不是將這筆錢投入開始蓬勃發展的電子產業，而是創立邱再興文教基金會，贊助各式各樣的藝術活動，並以父之名成立鳳甲美術館，讓台灣成為富有兼具藝術氣息的社會。

就在當時，原本將散處世界各地的中國刺繡何其有幸，碰上邱再興學長這麼有心力、有眼力、有財力與有毅力的收藏家，也讓國內民眾有幸見到老祖宗留傳下來最精美的刺繡之美。看了邱學長的分享，您一定迫不及待想要一覽刺繡之美。您可報名參加交大校友會定期舉辦鳳甲美術館參觀行程，邱再興學長只要當天沒有公益行程，必定親自導覽，帶領大家一同享受一場科技兼具人文的藝術饗宴！友聲

※參考資料：鳳甲美術館網站 <http://www.hong-gah.org.tw/> <中國刺繡之美>